



元文類卷之六十一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元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
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
夫人考願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

鄭州年十五，汲亂已失，兵部奉妙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寇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

西錦服賞其周旋，芥園鞍塚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

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敕增之。公曰：

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救而已。隨

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
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陸路官太
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
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
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
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
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
閩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
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

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
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
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
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
歸之舠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
醫更視疾癘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
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
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
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

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自省告
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
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
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
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
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
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鄴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
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
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

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
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
平民不蹤迹其旣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
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
以官軍遂盡株檄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
檄敢合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
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爲
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
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柰何以

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
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燔
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
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
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
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
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
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
像事於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

西
元刻同

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
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
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
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
敢有以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
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
蓋者發粟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
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

闕出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瀕，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纜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

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馘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其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

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
殺以期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
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
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
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
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
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
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
先塋嘗寂其平生家居事妯夫人曲極孝敬追薨移

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
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馳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
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
德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
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
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洄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
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
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
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並以毗贊其經國不以燮熙

學若
西湖漫述

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警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足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

歆茲可作於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宜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彧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緡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

元文類 卷六十一 各德堂

元文類 卷六十一
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諶顧不惟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助勦，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栢其豪。民視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洪聞其來。以林以嬉，旣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斨，僭僞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苾。歸山螭石，廟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

元文類 卷六十一
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
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橐右副聞亂已艤舟滹
沱卽馬入橐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
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
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
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卽
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
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
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

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鵞舸求先濟教遣他將舟
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
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大夫居
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入亦異數也而不爲容
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
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
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
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慷慨詳

元文類 卷六十一
切如身條疏者始得開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
貢舉知止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
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
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
而爲賦詩何關脩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
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
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
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
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
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

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

場內利

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
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
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
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奏
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以爲勸本

富俗惠會患多盜救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繫充物狂
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
僭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
救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
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
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
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臆滿覈毆
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借毀成端斷羨

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
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啟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

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

官南未刊

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語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
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
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
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黑
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
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

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
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
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
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仰非不奉明
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自
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
以臣所知盍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
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
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世務其聽皇太子臨

在元刻同疑當
非也誤

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入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
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
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
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閑是省廷臣三日始
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
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
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

翠岩本開西湖
本閑

翠岩
目念刻作日此是

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
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
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驪摛
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
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
可臣給事居中宜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
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
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
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

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
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鷄鳴將入朝忽踏
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惶
不已猶覲其息救勿速歛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
無他居積贖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
葬其鄉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
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
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
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

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
出門弟弟散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
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
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母茲君側
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下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
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
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
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

翠岩子五湖廿

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
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
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
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
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
庫大使燮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
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
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
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

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澗行省左丞
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在易六位以爻
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
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
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脩敬慎無尤人膚
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
容容揆義爲中關陳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
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爲利達資何關
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爲朋黨彌禍於未父子

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旣先國本泰山其人告內無是
爲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
必臧等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
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
宥密審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
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矧子
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
是詩

元文類卷之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闔關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

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闔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

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畱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璿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竝官

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

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
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表鞍馬弓矢從
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為陣我舟不
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眾從土已未渡江
請為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朮公將
二十五萬戶為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
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
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
請以輕進撓法臯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

摩兩元刻同

疑當作服
元刻同

硃

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
鐵垣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
民安撫畱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
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
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請將獨一品服從
攻靜江眾皆輓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
所集輓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鈎援攀堞蟻附而登
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勛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畱
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

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
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
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
鬻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
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
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
不達且生他變旣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
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

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

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

朱國寶劉克兩元刻五剛趙珪趙修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

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橫兩元刻顏世英李榮兩元刻宗張武鄒瑛

閩國順脫歡十千戶戍潯賓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

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

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旣降

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

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猶是吾

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
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
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
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來
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
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
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
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尉司宋旣亡也其將
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

予
元刻作矜

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
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予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
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
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
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州之
江路旣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
公曉之曰君輩亦挫敵懼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
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
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

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
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劫而植稼
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
象賓貴四川之梗公令四州爲怪其界守以土豪日
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檐芟禾仲
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
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
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
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

壁

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叅政開督府雷
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都
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
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
皆煮草爲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
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過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
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
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
急其爲盜省是其說獨之古故今廣西竝湖南不困後

元文類 卷六十二
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叅
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
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束木以
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
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考毫推縷剔求可
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
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
廣其人已平章持有援籍怒詈同列辯許驚刻師心

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
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
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
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
錢不可貫公以鴻息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
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
矣渠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
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
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
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
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
曠夷雖疎且賤不峻陞級不畱門廡游意絲竹尚友
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
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
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
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
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

卽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
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薨
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
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
戶卽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
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
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
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_裕者嘗以理問
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塋又奔走京師營立二
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
辭銘曰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
今觀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
同軌轍聖武我祖_鄩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
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

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漸故
橫江流楊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
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雷均之爲勩而桂尤瘁基
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甘有四_州胡難而安旋
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獠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
我廩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
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竇首公壓宐信天
不_勉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
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

山翠岩作二十四湖
本與此同是

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燿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響龍虎歸偃斧丘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滹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公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

事惟賢中書右丞惟考叅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

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
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移鞏治石門山
猶行天南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
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
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
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
番壘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

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

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

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收南取還之

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

總帥是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旣移忠烈

一軍戍利和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觀俾督

漕嘉陵繼利州魏公造州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

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

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

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曹拔身徒兒惟有能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
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
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
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
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
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
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
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

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
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
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
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
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
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
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
竹數加以金幣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
行計輿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

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
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閩州壁大獲順慶壁清
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
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
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
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
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
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為帥其
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

肅同成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
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
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池公
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寶遙候斥詞強鄰入必摧
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
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
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
幣不可貲計入觀資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久

圖
元刻作圓此
是西湖本圖

哀
兩
元刻同疑誤

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毋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搏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音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

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蓋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日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追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爲里

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守傳警
鼓柝籌大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
况敢抽兵邀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
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
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
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
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
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
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

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為不

乍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迺芟川涼力協西元刻協謀一繼

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

芴駢羅公以其序太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

推雋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流洋洋如

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何辰彼

蒼者穹監西元刻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

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

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特之祭求其勝尊

大宗義武者為
義武太宗也
大字不悞而程提
行

祖之恩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百令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
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世祖皇帝實
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
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
常哥龍古臣考龍古帶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
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

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

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

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

使常哥贈龍虎衛二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與

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龍古龍古帶贈榮祿大

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

山南之民間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

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

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

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女真避遼
興廟宗真諱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
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
即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
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
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
不待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
沔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
天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
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釣之三峯山不能國矣
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爲樂土
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緝卜征蜀田事
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
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
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
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

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榆喻斲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畱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為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按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二至字刻同疑
下至字當作之

新至至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策榮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敖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棟重棗牡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

小黃柳智德潘水薛圍皆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
 至是皆入所據於西元刻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開張
 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
 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
 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
 徂詐也吾人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
 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
 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
 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堯零夜燭城為之赤潛

遣裨將燒絕棧道遇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鈞
 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
 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
 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師禿薛來援
 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
 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
 還所俘忘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
 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
 萬戶再賜虎符詔敘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

今期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
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
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
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其戊午同故元帥紐憐
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
天下兵公秦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所於通
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驚負而不輸
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
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買住

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北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

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

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

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里

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

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

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

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

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闕太

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
睿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
 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於開國
 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乎其間有善乎
 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刪為一代之典况祖宗垂法
 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
 生榮歿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冒
 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族然或
 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

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
 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持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及新與老戎行
 右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
 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
 益斃梁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
 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
 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鍾清吹聯目腕頰超願使趣風
 良庖致餼胎豹躡熊酒醅介驩蒼葍雪滯紈衣四序

翠岩脫西湖脫

元文類 卷六十二 三

為聲絳繇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
解兵其子時稅于野毳廬輶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
與汚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
倘徯十年歸安茲丘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
杓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騰自天
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于汚開國生平之名
爆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
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爆設元刻必火公畢

元文類卷之六十二終

初六日校

元文類卷之六十三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
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獺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
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
臣無聽喪墓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在君臣先

道元刻作有為

鬚
此是鬚本鬚

其敘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者吾今何恤
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
窆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于子職無
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
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與國校
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
公時成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
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
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鞶闐

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

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

吊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

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

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

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

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

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旣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間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典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

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登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百聞功于廷賜人馬介胄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閫于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斃其城

袍
嬰名
已刻作抱誤

塞西南二門不關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
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拷栲潭
令騎負一步敵奮及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
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
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
折已戰流血滿鞞裏劍輿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
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
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畧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
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

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
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
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
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
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
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并國武宣公阿木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
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
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

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傳藥拖舟入藤湖
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
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
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郢既下太傅將太
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
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
丞則曰漢郢乘輿所至視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
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
傑將兵規復郢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

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
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
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
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沒
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
軍潭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
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
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
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

翠岩寺
湖本有
敵字西

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陣
 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
 言而屬獨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解舍倉庫而
 死潰軍築城集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
 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
 遠大將軍畧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
 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
 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
 盜在在蠢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

汝昔畧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論七寨斬祁

陽令羅飛主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

黨蕭隆劉監軍凡誠受偽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

⑤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百家常德路總管

謀應偽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

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

夷爲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旣降未至而還後征

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勳歎

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

虎之鬚剔齒疾可以風拔之虎怒爪韡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來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馘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閤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

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畧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詩歌虎臣闕如虺虎不聞括鬚視等麈塵以之膽膺秉旄遐荒空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

翠岩本廣
西湖本南

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
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
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
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勅尚
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雕鞍金鞬歸馬蹶蹶亦爛其
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
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
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關
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遐以勛無羞前人亦曰克
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

姚燧

公邱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
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
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
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荒棄翦荆
以茨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黥將夏貴夜
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
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代五鼓適

西湖本作伐

元文頁 卷六十三 八 參德堂

兩元刻

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
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卽位如故事盡
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
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
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
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
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
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
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

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連藤湖入
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
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
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肘股裏創復戰城
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
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宐中挾益
衛兩西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侍利之徒在在

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鄴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鄒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握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土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南元刻招鄴遇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鄴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行公衝焉摯金帛卽

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之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耬種絕至郴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

元文類 卷六十三
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擔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卽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郝民耄倪

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劬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姚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過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

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成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碎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

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覲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海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嗣睢總押其覆篲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

長同祿轉而西南勅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于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枝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葦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爲天人合發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郗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妹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

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資次元先泰元恒四女適郗長官

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

長禧幼未名二女孫銘曰嗟若郗公初由羈童嗣秉

父節睢及鹿邑凡戍十年強敵尚逃城賴而南北交

壤隣黥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比其羣會帝

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曠入包匭乃昇丞相百萬

烝徒江漢滔滔鼓楫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

長沙桂林入郛大憚小悖剪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

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

祭 兩元刻同

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
瘝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維公
懋功其賚何如忠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
旄祭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
燾後幾何其慈宐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
垂憲爰發頰舊歸從先丘烈勲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
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

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
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
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
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
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
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
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

鳴呼勞矣而官已足命也今將以其歲月還葬吾
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

翠岩本三十
西湖本廿

潮本件目

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叅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錄西元利祿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鄂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鉅菑樅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本今太傅南伐戰最鄂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

沙洋獲船一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一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畧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畧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

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感南海
 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
 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
 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船
 至七十艘衆號二兩元刻三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
 村先是公嘗抽工于軍伐材兩元刻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
 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
 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鈐轄二十廿四人
 皆磔之權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

翠岩于西湖廿四

兩元刻者作官百
作首

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二千
 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
 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
 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
 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
 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者并吳禽三百首而壞
 其羣最斬盜爲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
 驍者皆隣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
 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船遊

擊之不盡不已其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
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不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
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
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
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
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
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
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
亦旣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北海生

濱卒塹南溟萬

歸

棺低昂絳旌

維之南溟至險不

測其北嶺矯羣盜攸宅嶺嶠何如

峽

削劇空羣盜利

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跟豪

勁公有砧斧署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

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檄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

諄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

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差有

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鄴無賊

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烝大史

職載銘不忘有窮斯石

戊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姚燧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藥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

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奧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西元刻屢北之其後山西逋民由雕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

邪與故中書平章遊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亡慮若干萬活沾饑羸爲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

珪能荷及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歲。已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仔。僎仔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

朝夕若歲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字隘。不能容班之庭。

下人之望之蔚為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胤裔而

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戶江漢督

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椅角臨鄧督

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為均兵遏

絕。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

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埧晉城寺。獲生口五

百。城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

西湖本作總

西湖本作阮

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朮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
及八辦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
管野鵝池劉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貉子川又禽
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
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
邊都統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
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荆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
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

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令追還
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垠三先登進武畧將軍
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進宣武將軍
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
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爲萬戶戍襄陽最其
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阮下名城三十而縣
不與禽都統一入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
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
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

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十兩九刻}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
 汰股貫踵先登壓礮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勩位踐
 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為伐石人獸赫列神道又悼
 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
 自襄走鄧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
 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為得然事父敬身事君
 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啟手
 足以示前^{全兩九刻}歸其手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夫小
 而殘形大而墮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於是而曰

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
 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
 綏抱^抱以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
 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關陴陷陳折
 馘塞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
 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敘其雋
 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
 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

祝兩元刻同

子元刻誤子

翠岩子西湖子

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
天於恒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
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畧文太平具
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
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錄兩元刻禿維公鄉豪始宗
無基於前造太令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
獨何是亂棄民而戎轉鬪淮漢戍鄧空郭招逋立開
鄧人病饑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丐老而休
年宜延駭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

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
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
發其幽光發墓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盡傷切雲之碑
蛟奴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元文類 卷六十四 三

元文類卷之六十四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
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穆王
御服盜驪驂騶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
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何

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興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汴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爲受犒欲致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

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譟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畧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劔前衆曰始吾下宋正

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
藏之情露而事追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
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爲也誠
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
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
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
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
瞠舌擡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
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

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
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旣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
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
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
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
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遠過
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
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
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

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為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堯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徒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

元刻二作三蜀二

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二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五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為言衣

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險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
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
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脩邊幅改度平
日也必齒坐序飲其蔬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
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卽將州兵者大考仔
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
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
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温
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托援之臣入無

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
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
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
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
若萬人奔走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
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貿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
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
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
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

元文類 卷六十四
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
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
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芘後之功旣碩旣豐而始大興
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堂之龍盾虎
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
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塋三十
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嚮遣叔利五千里
持嚮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
在揚厲先烈又嘗家維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遊相

好也故不終辭銘曰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
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
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關孺子賁獲是支金鼎沉淪
提是窮旅曰彝與國涉漢南驚來戍是州始脫危阨
乃棄衆星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爨螽荐沴徙北就豐
于洛之汭維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
與是州民耄穉維西利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
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
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燁烈光虎節斯皇

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願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

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燧出涕相

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

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敘所履歷

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

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

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

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

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

耶吾他日有避而不為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按所

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

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知闕

耶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南九刻翼壁考中書

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

庵崧山曰崧後更岵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疆

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曠由貧試吏
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
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滕
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並
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
顓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次留後
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軍讐縮公不下之故
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
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

令洛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

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

不行苞苴不入形執執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他役者

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江南旣一陞奉議大夫僉

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

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歆

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輻以杖殆數千里

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

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物不輒與

單若
刻同是當
執作執霸本執
僚元刻誤查

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
 摧電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
 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
 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臯陞
 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
 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
 臣終日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
 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

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

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

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

孤接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襍

其閎甚高跬步恒以羞親為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

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

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

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

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

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温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公生自孱見靈竒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宜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垓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舛師也

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梗子構基也有華蟬媯冠雙綏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衮職禪也豈天爲懸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不歆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瀾瀾也苗畝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澳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

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憂故習而氣質大
 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
 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
 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
 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佐藏庫使左出再提舉織染
 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
 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
 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
 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

今旱曠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
 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
 辜橫罹斯毒則爾神又俟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
 命當自効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
 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
 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淒凜之氣發達遂成萬
 物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已災况暴厲無節穴涌谷
 起飄翔塵沙偃握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

元文類 卷六十四 仙傳室
窘無所於食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歎之聲神亦安
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
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
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
時而盜果得西京城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
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
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
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
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

代其輸旣如約矣奴與僞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
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
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僞爲首當以見
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
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
煩勞廢其稽事令持價卽鄉民自爲市吏無所姦利
駟儉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
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
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

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日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卽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

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驚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正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未縮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政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

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
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
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
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
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
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
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
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
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

後
自刻作從誤
西本後

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
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
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
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維公
生資粹其民彛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
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茲多稼
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閨闈泉絲秩秩
其生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
創罷其禳其祈山川百祗如指以頤雨渥風衰誠之

格思罪入髡形有少枉疑猶已渴飢不身之私竭慶
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管戢威顏眉衣繡
斧持遼浙江涯皆所徃釐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
數竒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媿為斯銘
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陳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
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敘陳姚同為
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

埋
翠岩
刻誤理

大
元刻誤太

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
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家死不返葬
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
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懃哉會荐離
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
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帛副
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
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于蜀家眉之清神亦可
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

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
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堯
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
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
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
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
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
辨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
晉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宐然耶故燧
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
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
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
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
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
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
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

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聖制以為胡
 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
 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
 圍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
 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
 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
 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為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

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
 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
 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
 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
 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為田氏聲
 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
 湣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

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桓及楚滅陳而桓得
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
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
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
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
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
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
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
大改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

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
均國虞至於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
為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
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
多失傳次王齊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
世睦侯奉敬下後莽死豐恠齊鄰亂過江居吳興改姓
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
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
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崩

子恢辟記法那據
兩元刻改

邃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

洽謹休光謹字秀方季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

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年生伯

珍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

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

眈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

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

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

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

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

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陳

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

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關翰林學士

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萇祕書少監京少

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

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

史生徽温州司戶叅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舅弟

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

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旣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太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覲於生死而有之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鷲兮函嶠趾北邙兮坡陀孺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

維喬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
其成庶階茲兮來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胄兮
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
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
中絕于何孟氏一言遠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
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
芳來者兮是望弗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
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
提刑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
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同門今子
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爲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
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
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
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邳世農平陽趙城以本
富聞石明望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寄
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

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
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
歲借計吏趨龍庭甚為叅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
二人者知擢以為掾已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
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
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
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
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為太原舊由其地灸
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

民學名刻作氏西嗣

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
久矣至於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為若然
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眾遣吏巡迺
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
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
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
俠其事如李璿將為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
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為忻之監州阿入赤出所

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遼海屠哀
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宥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
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
孥之旨宥宥遂奏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旣下
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
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迫君詣宥宥受其成法得於
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
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
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

使諭招至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
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
類至則彼以爲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旣至求其
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
三家復其門徃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
數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
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
氏子顧受其人備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
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

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旣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龠。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

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滅獲久故。旣火其券。多至

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以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榔

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

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

八。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_{二十}一年。

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

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

贈祖_王五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

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

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
妣邢夫人生毅投投毅毅濟投投宿衛成廟毅棧河東憲
司毅大都永濟倉使與毅毅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嗟
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
合權輿橈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
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業塗地而
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教
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為

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謂
之為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
奉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毅伴
毅齒胄從許文正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
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
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太
史友辭

初七日校

元文類卷之六十五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元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

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

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

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

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魏
魏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
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虜偉哉王姓廉氏諱
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王歸
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
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妣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
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斬黃等路
宣慰使次卽王王生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
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

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
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
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
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撫使關中
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羗戎號爲獷俗摧強
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
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叅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
退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
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戍車日駕邊需繹騷

惟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
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予止年母後遂著爲令詔儒
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
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
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
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
儒生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
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
六詔羣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

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
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
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
附阿里勃哥憚主威明糾惑群情據險致死殆將不
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
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與上爭王旋
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
其所使王請行旣嚮語及渡江王大稱莫上之威德
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

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筭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僖為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慮麗關右難作命王宣

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

京兆王遲

二兩之刻

一日至宣卽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

渾都海殺所遣使馳詔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裹甲待約捕至闕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

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將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旣行濬隍完城儲林聚糧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尸諸康衢然後出逐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埃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

八椿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爲也悉殺此曹徒携衆心因其怖死釋罪籍力乃送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百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旣合遂東王師前驅

不利既而汪師入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覽荅兒
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
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第一區王時年
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
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降者如歸獲
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
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歛守疆敢不敢
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
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叅政商挺馳奏略曰

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

降將楊太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

大雨

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

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道整入覲

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

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

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

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

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

尚

西胡本漫漶

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

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強起之墨衰卽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曰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相已得人朕復何憂居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相歎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旣回殆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脩長於吏治者各一

人中貴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
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
黨自相攻擊詔中書鞠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
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
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
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
治化以致雍熙慙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
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
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

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
無踰陛下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
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
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
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
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
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
帥欽察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
怒曰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彼誅西

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
 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
 上前讜論直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
 容受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為天
 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
 奏立御史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
 中沮其事有曰眾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
 撓亂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
 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

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
 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彼執會詔釋大都
 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
 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
 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匿贊馬丁邪王
 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
 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為罪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
 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
 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

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曰日與妻帑燕樂爾土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說右丞相安童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輦哥行省鎮遼霄東人有言王疾稍

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

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

渚班師婁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爲顧自退

託爾遼霄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

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

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

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

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且日持牒告

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

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
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對
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
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
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
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
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
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
國壻入朝總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

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讌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

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王兩刺隨之曰駙馬縱

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

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

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

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

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

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

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

版籍彼新附者感息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畱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諸軍毋檀離部闢城門勿譏往來施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豐館傳曹潔邸舍相望弭戩止虐掩骼埋胔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間

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瀉水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以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子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旣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王卽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頷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

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四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耻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_土其仁政爲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_擇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

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自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希憲沈疴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饕夫

日勅供餽王語太常因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
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
風水或謂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
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
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
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
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止進其
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
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

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
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
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
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
可遺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
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
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
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德阿
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

惟相公宅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巧息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蠶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叅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臯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墜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

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計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

知沔陽府事恒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叅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皇上旣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勩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

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謂名言然勲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天祐大君嶽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世祖如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恒陽王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寧侯奏功效良手援羣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

濯兩元刻同

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霄安化齊魯嗟癘天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行坐嘯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閔施兩元刻何之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歎尚在肖息鏡攷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

帝曆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前勩孰知帝德
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徙蒙城又
徙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鉏
耜氣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
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瑤昌之烏石堡破張家
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
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于獨松關丞相

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
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

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

知縣事黃

君雨元刻

公濯破獨松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

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
方回下婺州降郡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
孤軍戰敵七萬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
進戰蘭溪斬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
擒郡守章焞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

元文類卷六十一
斬吳監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
戰江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僇於衢門獻大將魏福
興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趙秀王
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等
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
百下興化宋叅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傳等百
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船七十八艘
十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佩金虎
符俄加衢婺州招討使聞人叛行省檄公討之公請

以忙古臺爲都帥東陽賊張九強和尚殺我宣慰使
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尚忙古臺至是揚州
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等賊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
人公畱鎮閩宋故將黃華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
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
元帥召公入朝從諸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
列布伯上布伯亦大將也待宴大明殿公奏曰臣部
五百人露元袒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
詔曰卿自定其秩頒宣勅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

元文類 卷六十五
弓矢各有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
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
三十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王南尉賊漳州
賊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
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斬
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吊眼聚衆十
萬據五千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吊眼隘險公步與
賊角一日賊不支吊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明
日吊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吊眼釋兵面語吊眼眼下

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吊眼及擒賊二十
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
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
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寧賊黃華反有衆十萬

翠岩本于西湖李廿
法同

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
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
賊戰獲賊渠葉都統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
之赤巖黃華嚴陳慶半日華敗走走赴火歿擒華二
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北闕

西元刻雪下作二是
雪字重文

勅副雪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
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
階奉國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
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為尚書行省復叅
政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
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鵝三
萬溫州賊林雄四萬偽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
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詹老鵝
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

公進師何秧砦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淳
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送
賊者賞爾如良民驩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
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叅政行
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
大和鈞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
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
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
罷福建鹽運司海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爪哇鯨我

行人孟琪詔以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步軍期集八節澗王土罕畢閣耶舉國將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西來賊戰戰至暮賊敗公慮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兵十

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盧葛郎王次子燒其宦比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閣耶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閣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收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軍也大德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誣告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

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
成宗御服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
在至大元年至是兵^凡廿四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
幣今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
之路寢計聞詔若曰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
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神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
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定夫人某
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勅命臣明善爲公

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始提孤軍爲國出死
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投拜官至丞相贈
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功臣亦云厚矣建戲
桴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七十子男數人斯又何
耶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
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潛施
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
此繼之而起益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
曰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勸金滅夏世祖一

統乃屋宋社維此宋孱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

江凡爾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劍愕

眈眈萬夫失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

攻既虜元王丞相還朝羣盜驩跳執戈包然首鼠林

莽莽乘暗發髑朝斬干聳暮集萬叟畫栖巖巢夜出民

騷凡二十年有伐斯馨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

罪颿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宄

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這厥罪

魁汝賞彼笞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勲在宗稷著于國

彼刻作被 西湖本被

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

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寃路寢而德不

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勒此詩雅維範維

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世重昇何可紀

齡

橐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橐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

命勲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忠獻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

爲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
毋李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
弟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
世祖軍久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盡蹈前蹟
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剝削民
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
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
不訟乃修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
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

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至巷肅
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今橐城人或譙爲縣
者輒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正字彥正忠烈第四子
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
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
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繭而衣指苗以飯君倡
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
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
施而甚仁里間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

思所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
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
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
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
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
橐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
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于男士表從忠獻下
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
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閱其無兄

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勲累遷鄧州新軍
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
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
屯田萬戶曾孫男鉤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
方畱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柰國事何忠獻
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
三二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
門四世若相若將先輔累朝清忠純孝昭耀天下世
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

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
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
待表與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于將
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明善
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抑抑董君憲憲
令人巍巍閔閔赫赫父舅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
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冰而清民斯懷之播遠
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厦
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鑿和

至止惟舅弟之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歎嗟
慨彼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慨彼昊天
羽者翬聯瑞若皇鸞孰斬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
人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
無泐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
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

元刻曰下文
西湖補板亦文

西湖補板作大

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
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
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
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真
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耶傳者
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
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
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
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于明善烏乎審矣忍銘

予亡友耶是良友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都遷
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
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
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囚中與君
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
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
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旣復于土母生
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况有徵敢
憚遠行行不毋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

蓋字據翠岩刻補
西湖本脫爛字

文貞公道德威望一代士得接納者為榮甚延君至
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
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子客右謂君曰予賢
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
寬天地是非志也眾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
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
合禮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
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
書一通其略曰臣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

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遣是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
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
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
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秘書命中書頒制于今官明年
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寶範臣軌粲然譯為國
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士
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
增國子貢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取徐氏故
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日實

取兩元刻同

暫而甚願當依翠
岩本西湖本與此本同誤

翠岩見西湖我

曰宓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某
 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肅穆爾門道諧
 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暫而
 其顛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
 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
 達人小中闕暇嘗試大觀萬物皆暫存者奚哀遊者
 奚憾鬱乎藪澤萃乎巒峰違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
 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

顯詩無一及此不煩贅言於後閱平卷之六十五終



